

那一天，
我们登上开往地狱的火车，
以为只是一次不太舒适的旅行。

夜

La Nuit

〔美〕埃利·威塞尔/著 袁筱一/译

南海出版公司

夜

La Nuit

〔美〕埃利·威塞尔/著 袁筱一/译

南海出版公司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夜 / [美] 威塞尔著; 袁筱一译. —海口: 南海
出版公司, 2014. 8
ISBN 978-7-5442-7176-9

I. ①夜… II. ①威…②袁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美
国—现代 IV. ①I712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4) 第 111451 号

著作权合同登记号: 图字 30-2013-212

L'Amant by Elie Wiesel

© 1958-2007 by Les Éditions de Minuit

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through Hardon-Chinese Media Agency, Taiwan

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©

2014 by Thinkingdom Media Group Ltd.

All Rights Reserved.

夜

[美] 埃利·威塞尔 著

袁筱一 译

出版 南海出版公司 (0898)66568511

海口市海秀中路 51 号星华大厦五楼 邮编 570206

发行 新经典发行有限公司

电话 (010)68423599 邮箱 editor@readinglife.com

经销 新华书店

责任编辑 马秀琴 许韩茹

装帧设计 金山 朱柳柳

内文制作 王春雪

印刷 北京天宇万达印刷有限公司

开本 850 毫米 × 1168 毫米 1/32

印张 5.75

字数 88 千

版次 2014 年 8 月第 1 版

印次 2014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

书号 ISBN 978-7-5442-7176-9

定价 32.00 元

版权所有。未经书面许可, 不得转载、复制、翻印。违者必究。

为了纪念我的父母和妹妹齐波拉

大家都叫他莫谢执事，就好像他从未有过家族姓氏一般。他在哈西德派^①犹太教堂打杂。锡盖图——我的童年就在这个位于特兰西瓦尼亚的小镇上度过——的犹太人都很喜欢他。他很穷，生活拮据。通常镇上的居民会帮助穷人，但并不真心喜欢他们，莫谢执事是个例外。他不会让任何人感到不快。他的存在不会妨碍任何人。他很知道如何让自己显得无关紧要、不惹人关注。

莫谢执事看上去像小丑一样笨拙。他那孤儿般的羞怯让人禁不住发笑。我喜欢他那双梦幻的大眼睛，总是望着不知

^①犹太教正统派的一个分支，其教义强调性灵是信仰的基础，倾向于神秘主义的普及化和内在化，抵制过于烦琐的律法，18世纪兴起于东欧犹太人中间。

道什么地方。他的话很少，但喜欢唱歌，或者说吟唱。我们的耳朵捕捉到的零星片段讲述的是神的受难和神意的流亡，据《卡巴拉经》^①所说，只有人获得救赎，神意才能得到真正的释放。

我在一九四一年末认识了他。那时我十三岁左右，是一名虔诚的教徒，白天研习《塔木德经》^②，夜里跑进教堂，为圣殿被毁而哭泣。

有一天，我请求父亲给我找一位老师，帮助我研习《卡巴拉经》。

“你还太小，迈蒙尼德^③说过，到了三十岁才可以踏入危险的神秘主义的世界。你应当先学习一些你这个年纪能读得懂的基础经典。”

我的父亲是一个有学问的人，很少感情用事。即便在家里，他也几乎从不流露自己的感情。他成天忙着照顾别人，花在亲人身上的时间反而要少些。他最关心的就是锡盖图的犹太人；不管是公事还是私事，人们都喜欢来找他聊聊。我家有四个孩子。大姐伊尔达，二姐贝亚；我排行老三，是

① 犹太教神秘主义经典，旨在解释造物主与宇宙和人类的关系。

② 记录和阐释犹太人行为及道德规范的文献。

③ 迈蒙尼德（1135—1204），西班牙犹太裔哲学家、律法学者、医生。

家里唯一的男孩；下面还有个妹妹。

我父母是生意人。伊尔达和贝亚协助他们工作。至于我，他们认为我的位置在研习院。

“锡盖图没有《卡巴拉经》专家。”父亲反复告诉我。

他希望我不要再动这个念头。但是没有用。我为自己找了一位导师，就是莫谢执事。

一天黄昏，我正在祈祷，他注意到了我。

“为什么你祈祷的时候要哭呢？”他问我，仿佛我们早就相识。

“我也不知道为什么。”我回答，感到非常困扰。

我从来没有想过这个问题。我哭是因为……因为我内心有某种东西想让我哭。除此之外，我什么也不知道。

“那你为什么祈祷呢？”过了一会儿，他又问。

我为什么祈祷？奇怪的问题。我为什么活着？我为什么呼吸？

“我不知道。”我对他说。此时我更加困扰，而且很不舒服。我不知道。

从这天起，我经常见到他。他用非常强调的语气向我解释，每一个问题都包含答案不能包含的力量……

“人通过向上帝提问接近上帝，”他喜欢这样说，“这是

真正的对话。人提问，上帝回答。但是对于上帝的回答，我们并不理解。理解不了。因为回答来自灵魂深处，并且永远停留在那里，直至死亡来临。真正的回答，埃利泽，只能在你的内心深处寻找。”

“那你为什么祈祷呢，莫谢？”我问他。

“我向上帝祈祷，祈求他赐予我提出真正的问题的力量。”

我们几乎每天晚上都这样交谈。其他信徒离开后，我们坐在教堂里，黑暗之中，燃了一半的蜡烛的火焰在摇曳。

一天晚上，我告诉他我很难过，在锡盖图竟然找不到一位能够教授《佐哈尔经》《卡巴拉经》等犹太神秘教义的导师。他脸上浮现出宽容的笑意。沉默了很久，他说：

“通向神秘真理花园的门有一千零一扇。每个人都有属于他自己的那一扇。我们不能搞错，也不应该想要通过其他门进入花园。这对想要进入和已经进入花园的人都非常危险。”

而莫谢执事，锡盖图这个一贫如洗的穷人，为我讲述《卡巴拉经》的显明和隐微之处，一讲就是好几个小时。正是在他的陪伴下，我开启了自己的宗教探索之旅。我们一起将《佐哈尔经》的某一页研读了十几遍。不是为了熟记在心，而是想要触及神性的本质。

在那些夜晚，我深信莫谢执事将会带我进入永恒，在那里，问题与答案合而为一。

接下来的某一天，锡盖图所有外籍犹太人都遭到驱逐。莫谢执事是外国人。

匈牙利警察将他们赶进运送牲口的车厢，他们挤作一团，默默哭泣。站在月台上的我们也在流泪。火车消失在远方，留下一团灰暗的浓烟。

一个犹太人在我身后叹了口气：“能怎么办呢？这就是战争……”

很快，人们就忘记了这些被驱走的人。他们走了几天后，有人说他们被送去加利西，在那里工作，说他们对自己的命运还算满意。

又过了几天。几个星期。几个月。生活恢复正常。柔和的风吹进锡盖图的家家家户户。商人勤恳地做生意，大学生待在书堆里，孩子则在大街上玩耍。

一天，我正要走进教堂，看见莫谢执事坐在教堂门口的椅子上。

他告诉了我他和同伴遭受的一切。运送犹太人的火车穿

过匈牙利边境进入波兰境内后就被盖世太保控制了。他们在那里遭到逮捕。犹太人被赶下火车，上了卡车。卡车往森林的方向驶去。到了森林里，他们又被赶下车，受命就地挖壕沟。壕沟挖好后，盖世太保开始工作。他们不带感情、不慌不忙地将面前的囚犯击毙。犹太人一个个走到沟边，背对着他们。孩子们被抛向空中，成为机枪扫射的活靶。这一切就发生在加利西的森林里，那里离克洛玛耶不远。而他，莫谢执事又是怎么逃过一劫的呢？那真是个奇迹。他们以为他死了，其实他只是腿部受了伤……

日复一日，夜复一夜，他走进一户又一户犹太家庭，向他们讲述年轻姑娘玛尔卡垂死挣扎了三天三夜，以及裁缝托比如何哀求让自己先于儿子们去送死……

莫谢变了。他眼中不再闪烁快乐的光芒。他也不再唱歌。不再和我谈论上帝或是《卡巴拉经》，他只讲述他见到的一切。然而人们不相信他讲的故事，甚至拒绝再听。

“他不过是希望我们同情他罢了。想象力还真丰富……”

或者是：

“可怜的人，他疯了。”

他则苦苦哀求：

“犹太人，你们必须听我说。这是我唯一的请求。我不

要钱，也不要你们的同情，我只要你们听我说。”在黄昏和晚上的祈祷之间，他在教堂里呼喊。

我也不相信他说的。我常常在夜课之后坐在他身边，听他讲那些故事，努力理解他的悲伤。只是出于同情。

“他们都以为我疯了。”他喃喃道，泪水从他的眼中滑落，如同烛泪。

有一次，我问他：

“为什么你那么希望大家相信你所说的呢？如果我是你，我就无所谓，无所谓别人是否相信我……”

他闭上眼睛，似乎是为了逃避时间：

“你不懂，”他绝望地说，“你不可能懂。我获救是个奇迹。我设法回到了这里。可我哪里来的力量？我就想着一定要回到锡盖图，向你们讲述我经历的死亡。现在还有时间，你们还来得及准备。活着？我已经不再珍惜生命。我无牵无挂。但我想回来，让你们有所警惕。可是瞧，根本没有人愿意听我的……”

这是一九四二年底。

很快，生活重新归于平静。我们每天晚上收听的伦敦电台不断传来令人振奋的消息：德国上空夜以继日的轰炸，准备在斯大林格勒开辟的第二战线，而我们，锡盖图的犹太

人，则在等待好日子到来，因为这一切似乎不远了。

我继续埋头研习，白天是《塔木德经》，晚上是《卡巴拉经》。父亲忙于生意和社区事务。为了参加著名的博歇拉比主持的祈祷仪式，爷爷赶来和我们一起庆祝新年。妈妈则想着该给伊尔达张罗个合适的小伙子了。

一九四三年就这么过去了。

一九四四年春天。从俄罗斯前线传来好消息。毫无疑问，德国要溃败了。只是时间问题，或许几个月，或许几个星期。

树上花朵绽放。这一年似乎和往年并无分别：春天，订婚，结婚，新生命的诞生。

人们都在说：

“红军正大踏步前进……希特勒就算想，也没有能力来伤害我们了……”

是的，我们甚至怀疑他是否真的想要消灭我们。

他难道要消灭一个民族，一个分散在这么多国家的民族？几百万人啊！他如何能做到？而且这是在二十世纪！

人们继续关注一切：战略、外交、政治、犹太复国运动，

唯独不关注自己的命运。

甚至莫谢执事也沉默了。他累了。他在教堂和大街上游荡，双目低垂，弓着腰，避开人们的视线。

那个时候还能买到前往巴勒斯坦的移民许可证。我曾请求父亲卖掉一切，离开锡盖图。

“我太老了，孩子，”他对我说，“太老了，已经不能再开始一段新生活。没法再在一个遥远的国度从零开始……”

布达佩斯电台传出匈牙利法西斯政党上台的消息。霍尔蒂·米克洛什^①不得不请箭十字党^②的党首出面成立新政府。

但这还不足以使我们焦虑。我们当然听说过法西斯，但那只是一个抽象的概念。不过是政府更迭而已。

第二天又传来一个令人不安的消息。德国军队在政府的默许下长驱直入，进入匈牙利领土。

这下，人们都开始担忧了。我的朋友贝尔科维奇从首都回来，告诉我们：

“布达佩斯的犹太人生活在害怕和恐惧之中。每天都有反犹事件发生，在大街上或者火车上。法西斯分子冲击犹太

①霍尔蒂·米克洛什（1868—1957），匈牙利海军将领，后出任匈牙利王国摄政，二战爆发后曾与希特勒结盟，1944年因意欲退出遭德方胁迫，离开元首之位。

②匈牙利种族主义政党，一战末期在德国扶持下组成亲德政府。

人的店铺和教堂。局势变得很严峻……”

这些消息在锡盖图迅速传播开来。很快到处都在谈论。但是不久乐观主义又占了上风。

“德国人不会来这里。出于战略或是政治考虑，他们会留在布达佩斯……”

仅仅过了三天，大街上就出现了德国军队的汽车。

恐慌。德国士兵戴着钢盔和骷髅头标志来了。

然而德国人给我们的第一印象很是让人安心。德国军官都住进了民宅，甚至是犹太人家里。他们同房东主保持距离，但彬彬有礼。从来不提无理要求，也不说什么冒犯的话，有时甚至会对女主人微笑致意。我们家对面的那幢大楼里就有一个德国军官，住在卡恩家。大家都说他是个很有魅力的人：安静、体贴、礼貌。住进来第三天，他送给卡恩夫人一盒巧克力。乐观主义者大喜过望：“瞧，我们早就说过吧？你们还不愿相信。他们在这里了，你们口中的德国人。你们现在在想什么？你们整天挂在嘴上的残忍在哪里？”

德国人已经进城，法西斯分子已经掌权，法令已经颁布，锡盖图的犹太人还在微笑。

复活节的八天。

天气十分晴朗。母亲在厨房忙碌。犹太教堂全都关了门，人们只能在家里聚会：可不能挑衅德国人。事实上，每间公寓都成了祈祷场所。

大家吃饭饮酒唱歌。《圣经》指示我们在这八天里尽情欢乐，但是我们却无心如此。几天来，心脏跳动得比以往剧烈。大家都盼望着假日快些结束，我们不必继续强作笑颜。

复活节的第七天，幕布拉开：德国人逮捕了犹太社区的领袖。

从那一刻开始，一切快速展开。死亡之旅拉开序幕。

第一项命令：三天之内，犹太人不得踏出住所，违者处死。

莫谢执事跑来我家，对父亲叫道：

“我早就提醒过您……” 没等父亲回答，他已经跑了。

同一天，匈牙利警察冲进镇上所有犹太人家庭：犹太人不得持有黄金、珠宝和值钱物品；所有这些必须上缴当局，违者处死。父亲下到地窖，把我们家值钱的东西都埋在地下。

母亲继续操持家务。有时，她会停下来静静地看着我们。

三天后，颁布了新的法令：犹太人必须佩戴黄星标志。

犹太社区的知名人士到家里来找父亲，因为父亲和匈牙利警察局高层人物有往来，他们来问父亲对局势的看法。父亲认为情况还没有那么糟糕，又或许他只是不想让大家泄气，不想再往伤口上撒盐。

“黄星？那又怎么样，戴了又不会死……”

（可怜的父亲！那你又是因何而死的呢？）但是，紧接着又颁布了新的法令。犹太人没有权利出入饭店和咖啡店，不得乘火车旅行，不得走进教堂，晚上六点之后禁止外出。

再接下来是犹太人聚居区。

锡盖图建了两个犹太人聚居区。大的在镇中心，占据了四条街道，另一个小些，占了几条巷子。我们家所在的蛇街被划分在大聚居区里，因此我们仍然可以待在自己的宅子里。只是由于位于聚居区边缘，临街的窗户必须钉上。我们腾出几间房，供被赶出来的亲戚居住。

生活又恢复了“正常”。被城墙一般的铁丝网包围起来并没有真正让我们害怕。我们甚至觉得挺好：大家生活在一起，一个小小的犹太共和国……建立了犹太人委员会、犹太

警察、社会事务办公室、劳动委员会、卫生部门——总之是一整套政府机构。

所有人都陶醉于此。不再有充满敌意的面孔在我们眼前晃荡，也无须再与充满仇恨的目光对视。不再有恐惧和焦虑。我们犹太人聚在一起生活，彼此都是兄弟姐妹……

当然，也有让人不快的时刻。每天，德国人都会来抓劳力往军用火车上装煤。很少有人愿意做这类工作。但是除了这件事，气氛还是相当安宁和平静的。

人们普遍认为，直到战争结束，苏联红军抵达，我们都会待在聚居区里，然后，一切恢复正常。控制着聚居区的不是德国人，也不是犹太人，而是幻觉。

再过两个星期六就是五旬节了，在温暖的阳光下，人们无忧无虑地在拥挤的街道上散步。大人们兴高采烈地交谈着。孩子们在人行道上用榛子玩游戏。我和几个同学一起在埃兹拉·马利克的花园里研习《塔木德经》里的一条律法。

夜晚降临。我们家的院子里聚集了二十来个人。父亲在和他们聊一些逸闻杂事，发表对时局的看法。父亲一向善于讲故事。

突然，院门开了，施特恩——原本是个商人，后来做了警察——进来后把父亲拽到一边。尽管夜色正在涌入院中，